



百味·风物

月照潜河

安徽桐城 毛腊梅

昨夜大雨倾盆,持续不断。立于潜河大桥,河水如奔马,隆隆作响。2000多年前,汉武帝南巡至此,从这条河登岸,有踏马石作证。“登礼潜之天柱山,号曰南岳”。帝王封禅,天柱山何其荣耀,遂成五岳之“南岳”。就在这条河里,建安初年,孙吴大将吕蒙来过,有吴塘堰作证。金戈铁马,纵横疆场,夺下这交通要道——青口驿。这个古舒州的官道驿站,车马络绎,人声鼎沸。“晚霞映碧水,翠柳飘云烟,樵子荷薪返,牧童放笛归。”好一幅宁静祥和的画面!古人有云:“吴塘晓渡神仙撑”,由此可见,“吴塘晓渡”被列为“潜阳十景”之一亦是名不虚传。

就在这条河里,那个满腹才华、狂放不羁、嗜酒如命的李白来过。“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愿醒。”是的,他醉了,醉在古南岳秀丽风光中,暂时忘记了仕途不顺。可是他又始终是清醒的,他深知天地日月是神圣的,是公平的,从不偏私。他缓缓举起酒杯,举过头顶,将杯中美酒倒入潜河。奇迹发生了,河水幻化成五彩,绚丽至极。他挥毫泼墨,在河中巨石上写下“酒岛流霞”四个大字。他曾发誓:“待吾还丹成,投迹归此地。”可是,他未曾归于此地,而是最终归于同一轮明月朗照下的采石江中。

就在这条河里,王安石来过,苏轼来过,黄庭坚来过,许许多多的历代文化名人来过,有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作证。“穷幽深而不尽,坐石上以忘归。”31岁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,体察民情,劝民教化,精思治世之术。数年后,推行均田制和青苗法,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改善和提高,对于社会进步发展、经济繁荣,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。富饶的古舒州大地为王安石后期的变法奠定了基础,灵秀的古皖国山川激发了他的灵感,《临川集》中有关舒州的诗作达38首。“拂拭悬崖观古字,坐心病眼两醒然。”那个“不合时宜”,一生三起三落,不为权势和利益妥协的天才诗人苏轼,向往着道家仙山天柱山,他来了,从悬崖古字之中,猛然悟道,把心中的痛苦、人生的失意放下。

黄庭坚常常躲在这里读书,红尘琐事隔离在幽静的山谷之外。山谷之中,石刻随处可见。拓印鲜艳,红彤彤的,装饰着崖壁。真草篆隶行楷,无一不备。一方石壁写有大大“止泓”二字。同行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,陪同的天柱山管委会主任许一川学问渊博,对石刻颇有研究,他说,这二字含义很深,每个人都要让心中的清泉静止,不要被诱惑扰乱我们的初心。

潜河北岸久负盛名的省级示范高中——野寨中学,于1943年募资创建。校园左侧的忠烈园,

长眠着抗日将士。“负弩效前驱,碧血黄沙殉一死;遗骸正丘首,青山白骨共千秋。”烈士的英魂护佑着潜河两岸的百姓,烈士们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精神滋养着野寨中学的莘莘学子。野寨中学每年都有众多优秀学子报考国防科技大学,积极投身国防事业,用奋斗和担当铸就青春底色,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
月光之下,潜水河畔的王河镇薛家岗村,有一条呈东西走向的狭长山岗,犹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圩畝区,这里埋藏着5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。薛家岗文化遗址于1979年被发掘,出土的陶器、石器、玉器之多,年代之久,令人叹为观止。不得不佩服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,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人类的族群生活,有着先进的制造工艺。在出土的文物当中,1—13孔呈奇数组合的石刀,属全国之最。精美的石刀、瓢形灶的出现,改变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,人类开始刀耕火种,社会逐步走向文明。

月色如银,一灯如豆,窗前坐着一个人,在奋笔疾书。这个人就是享誉现代文坛的作家潜山县余井镇人张恨水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120多部中篇小说和大量诗文、总量达三千余万字的创作,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。是什么造就了这位高产作家呢?我想,是潜河的水,是古皖大地的灵气,是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的爱国魂。“无尽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与我有关。”鲁迅先生弃医从文,希望“揭出病苦,以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张恨水创作抗战作品800余万字,“以语言文字,唤醒国人”的做法与鲁迅先生一脉相承。张恨水的小说《弯弓集》,喻指“弯弓射日”。

月亮在夜空游走,停在程长庚纪念馆。月光洒在屋脊之上,投射窗户之中,照亮了纪念馆。时光穿越,回到从前。明亮的月光之下,京剧鼻祖程长庚正在“咿”“呀”有



小区摘花者

安徽合肥 周彪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无关男女,无关老幼。小区,众人居住之地,非一家一户一人之所,绿地红花当自觉爱之,切不可一人之私,损众人之利。

每春至,桃红柳绿,枝头放美,朵朵玫瑰绽放,大叶、小叶栀子花生香,醉了小区,醉了业主。然,也忙累了一些摘花者。余观察摘花者人群女性者多,且年龄大者占众,年轻女性居少,偶有男性老者也参与“拈花惹草”,似与年龄、身份相悖。摘花者一为赏,把摘下来的花插入瓶中,放在床头、桌面作为景,时时观赏。二为嗅,花味芬芳,摘花老妪把摘下来的花瓣挂在胸前,时时嗅到浓烈的香味;年轻一点的女子喜欢把摘下来的花拿在手上,时不时往鼻口嗅上几嗅,满满的清香沁人心脾。三为饮,花与茶合,清香扑鼻,诱人深饮。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初衷,摘花者都是为己而不为众,为私而不为公,行为有失公德,受众指责。余曾住一高档一点的山区,门口就有一株大叶栀子花树,高约两丈,枝展如巨伞,每年的春季从含苞待放到花香四溢,每天从早到晚摘花者不绝,高处够不着,就从家搬来凳椅往上摘,都是同住一个小区的业主,讲重了伤和气,讲轻了不顶用,久而久之,众业主学会了忍耐,摘花者习以为常,成为了每年春季一道丑陋的风景!

世界万物皆有灵性,花草亦然。十多年前,我

的一位朋友家里阳台上,养了一盆五颜六色的太阳花,甚是美观,那一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了,那盆太阳花几天没见,全部开成了白色的花朵,简直令人不敢相信。朋友说,母亲生前特别喜欢那盆太阳花。有资料显示,外国一位科学家为了证明花的灵性,曾用微小的电片贴在花叶上,开通电源,花叶很快就发出一种求救信号。不管怎么说,世界万物,你善待它,它也会以不同方式回报你。摘花者在你下手摘花时,你可想过种花者的劳苦,你可想过护花养花者的辛勤,你可曾想过一朵花开,需要经过漫长的四季孕育,鲜花绽放是对四季的回报,是为人间添彩,你每摘下一朵盛开的鲜花都是一种残忍,对物业管理的不敬,对小区环境的抹黑,对众业主的不公,对自我形象也是一种自损。

几年前的秋天,我的淮北同学丁同志,面对小区摘花者的糟蹋,桂花枝断、叶残、花瓣落惨象,愤怒地写下了《殇桂记》檄文,对此现象进行无情地鞭挞!看来小区摘花者已经不是个别现象,有着一定的普遍性。对此,应该到了立规、立法的地步,除了规劝、鞭挞之外,不妨立法加以惩戒,以维护各自家园的文明、和谐。

百味·亲情

姥爷的夏至面

江苏南京 马晓炜

“夏至东南风,平地把船撑。”这是我老家流传的一句谚语,提醒人们到了夏至,也进入多雨的季节,应提前做好农事。夏至日,老家有用新麦磨面粉做面条的习俗。在那个生活拮据、时光缓慢的年代,一碗香喷喷的面条,是我舌尖上的最爱,尤其是姥爷做的夏至面,让人回味无穷。

那年,不少麦子还没来得及脱粒归仓,雨一场接着一场下。没完没了的雨,使许多庄稼被洪水淹没。看着自家的良田成了水田,姥爷心疼不已,赶紧将堆放在晒场的麦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为了不使到手的粮食毁于一旦,姥爷白天黑夜挥着棒子捶打麦穗,只为将损失降到最低。

姥爷家如孤岛一般,我站在门前眺望,满目是浑浊的洪水,还有漂浮在水中若隐若现的草木。见此情景,我没了往日玩耍的兴奋,甚至高大柳树间忽然响起一声久违的蝉鸣也没引起我的兴趣。我想念着父母,看着眼前的凄凉场景,不禁泪眼朦胧。“等水退了,就送你回家。”面对姥爷的安慰,我默不作声。他又说:“要过节喽,我们用新麦做面吃。”这下我来了精神头,问是什么节。“明天是夏至。”听到有好吃的,我的眼睛亮了。

姥爷走到石臼旁,麻利地置入麦粒。他挥动着石杵,麦粒很快便粉碎了。姥爷把碎麦粒放入筛面的箩,轻轻晃动,如雪的面粉纷纷洒落在案板上,清香四溢。姥爷边磨面,边绘声绘色地讲有关夏至庆祝丰收、祭祀祖先等相关的习俗。谈笑间,我们俨然忘记了还身处洪水围困中,惬意地沉浸在节日的美好向往里。那天,姥爷为磨面而忙碌,油灯下的他显得更加消瘦。姥姥去世早,他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,原本可以随子女生活,但故土难离,一直守着这座老宅。或许在他心里,无论何时都要守护着祖辈们留下的庄园。

迷迷糊糊中,我竟然睡着了。待我从阵阵蛙鸣中醒来,雷声住了,雨点小了点,姥爷正把面粉舀入事先准备好的盆里准备和面。看着姥爷如此辛苦和面,我劝他:“您不用做得那么仔细。”姥爷却说:“只有多揉,和出来的面才够硬,做的面条吃着才够劲,这叫‘软面饺子硬面汤’。”面和好了,姥爷把面团拿到案板上再次反复揉搓,再用擀面杖将其擀开。覆盖在案板上的面团,渐渐地由小变大、由厚变薄,不断扩张、慢慢延伸。擀成薄薄一层面皮后,再把它折叠起来,用刀切割成一根根长短适宜、粗细适中的面条,看着令人赏心悦目。

待水开了,姥爷将面条迅速投入锅中,不一会儿,锅里冒出腾腾热气伴着“咕嘟咕嘟”有节奏的响声,面条熟了。姥爷随即在锅里撒上盐,淋上麻油等,香味顿时扑鼻而来,萦绕满屋。劲道的面条,根根挂着油香,丝丝缕缕好像浸透着爱的芬芳。姥爷的夏至面是我吃过最香、最难忘的美味。

“吃过夏至面,一天短一线”。洪水围困下的那碗醇香夏至面,早已化作我对姥爷的无尽思念,无论何时回味,都满是幸福的滋味。



百味·随笔